

陈白尘文集

第五卷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陈白尘文集

第五卷 电影剧本

陈白尘文集/第五卷·电影剧本

作者：陈白尘
责任编辑：吴星飞 张昌华
责任校对：诸 巍
责任监制：江伟明 孙 慧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印 刷：江苏丹阳教育印刷厂

850×1168mm 1/32 插页7 印张18.75
字数：400,000 199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-1,200册（含精装200册）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1176-X/I·1096
定 价（共八卷）：240.00元（平装） 340.00元（精装）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

陈白尘

1949年摄于上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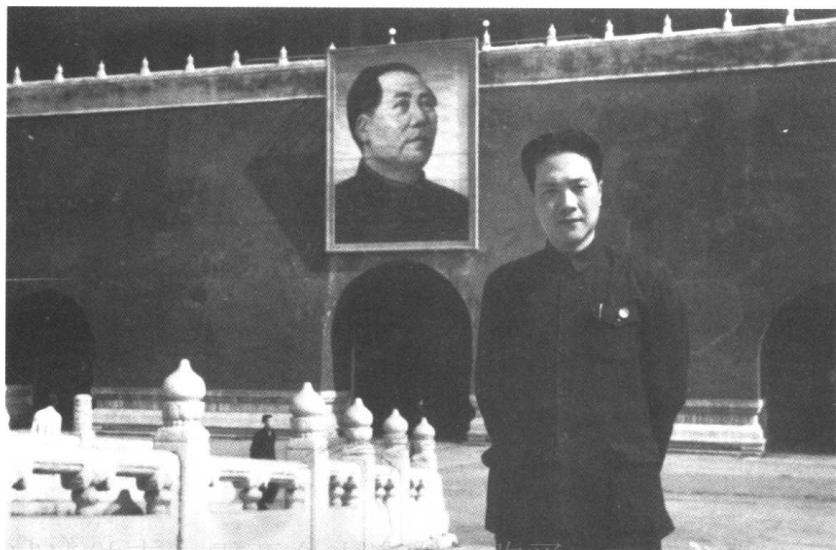


1948 年摄于庐山



1963 年摄于广西金田村

1950 年摄于北京天安门





1950年摄于北京
左起：郑君里、陈白尘、黎莉莉、阳翰笙、洪深、田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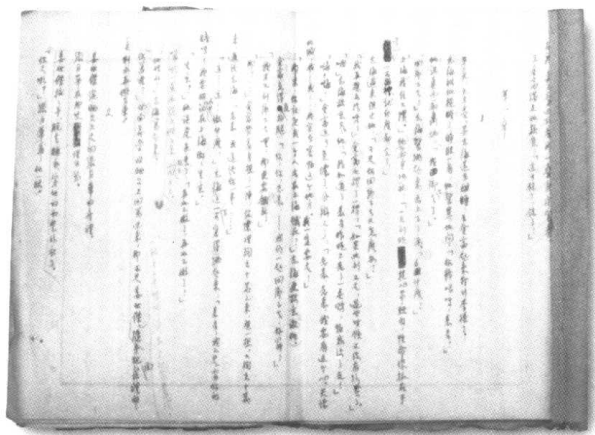


1988年与白杨摄于南京寓所



《上影画报》介绍电影
《阿Q正传》的版面之一

电影剧本《幸福狂想曲》手稿



部分电影剧本书影

第五卷说明

本卷共编入陈白尘 1947 年——1980 年所创作的电影剧本六部，大体按年代排次。

《幸福狂想曲》。写于 1947 年春；同年 11 月由中央电影摄影场拍摄完成；1982 年 12 月发表于《当代》第六期，作者据原稿本和分镜头本修改加工而成；1988 年编入《陈白尘选集》第四卷，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《天官赐福》。又名《天外飞来》，写于 1947 年 7 月；同年即被国民党禁拍；1993 年 3 月以导演史东山的分镜头本发表于《当代电影》第二期，篇末附有作者所写的《关于〈天官赐福〉分镜头本的一点说明》，现附录于剧本之后。

《乌鸦与麻雀》。写于 1948 年，与沈浮、郑君里、赵丹、徐韬、王林谷合著，陈白尘执笔；1948 年至 1949 年由昆仑影业公司拍摄完成；1979 年收入《五四以来电影剧本选集》（下卷），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；1988 年编入《陈白尘选集》第四卷，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文字上略有改动，现据此稿编入本卷。

《宋景诗》。写于 1953 年，与贾霁合著，连载于同年《人民文学》月刊第九至十一期；1954 年 7 月艺术出版社出版；1956 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；1959 年收入《中国电影剧本选集》

(二),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, 作者根据拍摄本于内容上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和修改, 现据此稿编入本卷。

《鲁迅》(上集)。原名《鲁迅传》, 与叶以群、唐弢、柯灵、杜宣、陈鲤庭合著, 陈白尘执笔; 初稿写于1960年; 二稿发表于1961年《人民文学》一、二期合刊; 五稿发表于同年《电影创作》第六期; 六稿于196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, 现据此稿编入本卷。

《阿Q正传》。写于1980年, 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; 发表于1981年4月《电影新作》第四期; 同年8月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; 同年底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。

编者
一九九七年十月

第 五 卷 (电 影 剧 本)

幸福狂想曲·····	(1)
天官赐福·····	(78)
乌鸦与麻雀·····	(171)
宋景诗·····	(285)
鲁迅 (上集)·····	(380)
阿 Q 正传·····	(518)

幸福狂想曲

第一章

—

沪西市郊。

荒僻的马路上，行人稀少，街树光秃，只有两三部三轮车在路心闲荡，一只野狗慢悠悠地在路边觅食。

远处来了个人，他满面风尘，一头大汗，身背一个硕大的行李卷，左手提只大母鸡，右手捏着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，在马路两边窜来窜去，寻找门牌。他是王金富。

某药厂门外。

从门上斑驳的招牌上认出这是个药厂，但铁栅门上横七竖八地贴着什么“警备司令部”、“接收委员会”等等的封条，封条下边是一把生锈的大铁锁。

王金富摇摇铁门，无人答应。只见门内破木箱、破纸盒、破玻璃瓶狼藉满地，他惊呆了。

外滩马路。

王金富在马路中心被来往的车辆所困，东躲西让，一失手，大母鸡跑了，他拚命去捉，一辆小汽车突然刹车，驾驶员伸头大骂：“找死！”

王金富呆在路中心，不知所措。

“大上海饭店”门外。

王金富正饥肠辘辘，抬头看看这招牌，但不敢进去，因为门外站着个穿漂亮制服的人，像是军官或警察，而且也没看见饭和菜，他发愣了。

“大上海饭店”楼下车厢座。

正在上座时候。吴志海，一个西装笔挺、头发雪亮而神采焕发的青年，昂然而入。一个侍役上前迎接，问：“一位？”

吴志海一摇头，一摆手，“找人！”依然向两边巡视。发现有个单身客人——是个胖子，在看小报，便从衣袋里摸出两本书来，凑过去。他以较低的声音叫声：“老板，看书哦？”接着以不纯粹的上海话夹着普通话向对方宣传起来：“阿拉向侬推荐两本好书。一本叫《处世秘诀》，它告诉侬如何对待朋友，如何对待仇人，如何对待老年人和小朋友，特别是如何对待侬格女朋友……”

胖子这时才从小报上端露出眼睛看他一眼，摇摇头。

吴志海继续滔滔不绝：“此地还有一本《幸福之路》，它会告诉侬如何追求幸福，如何保持幸福，如何享受幸福，侬要得到幸福，格本书会指拨侬一条幸福的道路……”

胖客人不耐烦地：“去，去，去！”

吴志海很有礼貌地弯弯腰：“是的，是的。”他又摸出一本书来，“那么这本《恋爱成功秘诀》一定包依满意！依看……”

胖客人果然有了兴趣，又伸出头来了。但那位侍者已经拖住吴志海的胳膊下了逐客令：“请，请，请！老兄！看你样子倒蛮漂亮！……”

吴志海反抗地：“漂亮怎么样？我做买卖！”

侍役推他一把，眼睛一瞪：“此地不许做生意！”

另两个侍者顺势将吴志海推出了大门。

“大上海饭店”门外。

吴志海被推出门，正好撞在过路的王金富身上。两人都大嚷一声，正要开口相骂，忽然又都呆住了。

吴志海：“你不是王家表哥？”

王金富：“你是志海表弟？可把你找着了！”

吴志海一见他的行装，问：“刚从乡下来？吃饭了没有？”

王金富：“是呀！饿死了！”抬头问：“这儿是饭店？”

吴志海看见饭店门口那位穿制服的人正歪着嘴在笑，一咬牙：“对！就是饭店！进去！”

吴志海拖了王金富昂然走进饭店，那穿制服的只好拉开弹簧门。

王金富胆怯地看看那穿制服的人，点点头。

“大上海饭店”车厢座。

吴志海将王金富推进车厢座的空位上，随手拿起菜单，高声叫：“Boy！”

那位侍者走过来，没注意，便问：“二位？”

吴志海用身体挡住王金富，低头指着菜单：“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汤。一瓶啤酒！”

侍者漫不经心地：“好，三菜一汤，一瓶啤酒！”走开。

王金富大惊失色，问：“要那么多菜？”

吴志海忙将王金富的行李和大母鸡塞在桌底下，一边催他：“坐，坐，坐！乡下好么？表哥。”

王金富叹口气：“到处拉壮丁，活不下去啦！表弟，你发财啦？”

吴志海看见侍者捧着啤酒和杯子走来了，便向里扬着脸说：“嗨！忙死啦！我在三处兼差，从这家公司出来又去那家厂，从厂里出来又要去那家商行，整天团团转，忙不过来呀！……”

侍者已经放下酒走开。桌下的母鸡突然发言：它饿了。

侍者回头寻声。吴志海警觉地将头一扬，大声笑起来，同时脚下踩住了母鸡的脖子，然后扬声对已走去的侍者叫：“Boy！菜快点！”

桌上三菜一汤已经摆齐。王金富还在狼吞虎咽，吴志海已经吃罢，用剩饭在抚慰桌下的大母鸡。

王金富看见了，大叫：“可惜，可惜！大米饭呀！”

吴志海高声盖过他：“大米饭，你还要添么？”

王金富摇头：“饱了！饱了！”

隔壁厢座里那位胖子客人伸过头来，笑问：“朋友，你那《恋爱成功秘诀》还有么？”

吴志海一板面孔：“去去去！”

那位侍者用只盘子正送来账单。吴志海眉头一皱，掏出皮夹，付了钱，看看手里还有些零钱，一扬手，大方地丢进盘子里。

那侍者躬身：“谢谢！”一抬头，才认出吴志海，窘了。

吴志海却昂然高声说：“表哥！到我公馆去！”

二

弄堂里。

吴志海领着王金富走进一个颇为整洁的弄堂。

王金富看见第一家大门，便问：“这是你的公馆？”

吴志海摇头：“往里走！”

二人穿过那条整洁的弄堂，迎面出现了一个破旧狭隘的小弄堂。王金富颇为失望地走向这小弄堂第一家的大门：“是这儿？”

吴志海一把拖住他，拉着向对面的一家后门走去：“在这边！”

吴志海的“公馆”——后客堂。

吴志海打开黑咕隆冬的后客堂，扭亮了昏黄的电灯，这才看见他这“公馆”的全景：一张单人床，一几一凳，墙脚下堆放着和药厂里同样的大大小小的玻璃空药瓶。

吴志海笑道：“这就是我的大公馆！表哥，你不要见笑，在上海，不吹牛就不能活！”一边脱下西装，露出只有领子和胸口的衬衫。他把西装挂到墙上去后，又开始脱西装裤子。

王金富也从与行李卷相连的麻袋里拿出一包煮熟的鸡蛋来，说：“乡下年成不好，就带点鸡蛋来……”

吴志海笑道：“在上海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你带这些来干嘛？”但随手敲破一只鸡蛋，一口吞下去。

王金富又从麻袋里拖出一只花白老猫来。“表弟呀，我是一家子连猫带鸡都搬来了！就投靠你了！”

吴志海惊叫起来：“哎呀！连猫都带来了？拿什么喂呀？”

王金富笑道：“有点剩饭就行……”

吴志海刚刚又吞进一只熟鸡蛋，此时咽不下去了，苦着脸，含

着蛋说：“表哥呀，什么三个差事，吹牛的！我也失业啦！”

王金富手抱住猫，恍然了。“那，我还是回乡下去吧。”说着，又把猫塞进麻袋。

吴志海硬咽下鸡蛋，拖过麻袋，摔了，义愤地：“什么话！走？你瞧不起我表弟？咱俩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！我吃饭，你吃饭；我喝粥，你喝粥！笑话了！在上海滩上混了十来年，什么门槛不懂？还能饿死我吴志海？”又敲碎一只蛋，“不瞒表哥说，大人物都有个秘书、帮办什么的，我就是缺个帮手！你当我的秘书，怎么样？”

王金富拥抱住猫，瞪着眼：“你叫我干什么都行！可我住哪儿呀？”

吴志海不解地：“住哪儿？就住这儿呀！”

王金富摇摇头：“这么小……”

吴志海大笑，用沪语说：“侬真是阿木林！”又说：“表哥！别看这房子……”他敲敲墙，墙上泥土石灰都纷纷剥落了，“瘪脚！上海是一寸土地一寸金，没有几两金子还顶不下来啦！”

王金富睁大眼睛：“哦！哦！……”

吴志海一拍胸脯，说：“连你的花猫、老母鸡都有地方睡，包在我身上！”

同上景，黎明。

这间后客堂进行了改造：在原来单人床之上，又交叉地搭起一架高铺。吴志海睡在高铺上，脚顶着破墙；王金富睡在原有的单人床上，脚在高铺之下。药瓶子收拾了，老母鸡有了窝。

王金富抱住花猫呼呼大睡。吴志海在铺上翻个身，扭亮电灯，摸出那本《幸福之路》来。他一边哼着什么曲子，一边在看书。王金富被吵醒，翻了一个身，又睡了。

吴志海自言自语起来：“对，首先要有个幸福的家庭，有个漂

亮而贤慧的太太；还得有一处小洋房，带有花园；有辆小汽车，自然，摩托车也行！……不！我就这么平凡么？我要做个大发明家，要有声望，有名誉，要用我的名字办一个医院，对！叫‘志海慈善医院’，不收费！”

王金富已经醒了，听着，忽然问：“表弟呀，那要多少年呀？”

吴志海兴奋起来，大声回答：“要不了三年两年，我一定全部走完这条幸福之路！”为了加强语气，他还双脚一蹬，不料那薄墙“哗啦”一声，被蹬破一个洞。

王金富“哎呀”叫了一声，碎砖砸了他的脚。

墙外一个女人的声音也同时在叫：“哎呀！”

吴志海爬向破洞朝外一看，只见一个女人提着个手提包，提包上绣着闪亮的英文字：“Lucky”。

吴志海高兴地大叫：“乐该！好运气！”

王金富爬过来问：“什么？什么？”

吴志海兴奋地说：“乐该，就是好运气！你我走运了！”

王金富向洞口望去，只见一个女人提着手提包向对面那个整洁的弄堂走去，并不时在回头看洞口。他兴奋地叫：“是个女人！”

吴志海也向外张望，叫声：“好漂亮！”

只见那女人又回头看了洞口一眼，走进对面弄堂第一家后门里去了。吴志海不禁手舞足蹈地唱起来：“幸福在哪里？幸福在哪里？……”

王金富傻傻地问：“在哪里？表弟！”

吴志海指着洞口答道：“就在这里！”

王金富茫然问：“就在这里？”

“对！”吴志海指指洞口，“开个窗子，就在这里开片香烟店！包你生意兴隆！”

王金富也高兴起来，向洞口又扒开一块砖头，连说：“好主意！”